# 致地方性

它讓我休息了幾個夜晚
少走了幾年路
娶了幾個老婆，繼承少許財富

砌了一面土牆，種了幾顆瓠瓜
在午睡時聽見
孩子的呼嚕聲和大雨傾盆聲——

讓我注意起鄉間的夜色、雜草的品種
路燈的
亮度、野狗的耳朵

坐在平靜的水池邊，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這人釣著蝦子
那人唱著卡拉 OK……

啊，它讓我想起一個夢，在夢裡
一個小詩人的格局
像運煤火車
將我身上的地方性越帶越遠

我的詩只能傳誦到村口
我是郊區，它就是伴唱我一生的聲音

# 口語的秋天

口語比賽的陷阱來自過度流暢的語言，我不中斷
我就產生效果。吸引氣氛，創造垂直
在一段時間內（照這樣那樣的順序）
安排敘述
以空蕩的籠子，精準展示遠方模糊的牲畜

籠門打開，你能看到草原的無窮變化
天空、雨水、牧羊人
因抒情氣質帶來的困境：一些石頭，彈弓
被殺死的鵜鳥，讓你更自由感受內心鳥兒的高歌

人就會在更恢宏的氣氛中忘我，醒來
語言越來越精準
這些黑暗、和平的生物，會回頭敲你的籠子
秋天到了
徘徊的走獸明白獸性已不在它體內

秋天到了，我們將以口語經營未來的畜牧業

# 新世紀洗浴中心

摩托少年馳過「新世紀」牆角
自背包抖出《未來史 1》、《未來史 2》、《未來史 3》
城市天穹數據漫流
拐角下樓，虛擬少女穿過——誰在二零七七

活著誰的一九九七？如尿急者
排水孔中尋找真理
尋歡者沉迷
比色情錄影帶更古老的黑暗

「都是創造，並掩蓋……」

黑暗。我想像我們在某人喪禮碰頭
擁抱、寒暄
掏出手槍，擊碎彼此全部幻影

一場雨。

一場夢，三本預約未至的武俠小說（不要暗揣他人
命運之無常）七月結束，七月
又開始——
過去擰乾的，全在未來滴水

而良，你，我猶穿越幽暗防火巷、人礦仲介所
五維躺平艙、躲開電子警察耳目

走進「新世紀洗浴中心」，學父叔輩低聲談論
詩歌、足球、政治與烏雲——
傾身浸入昏黃暖水
像一次次落日墜向大海，領受生命巨大的潔淨……

夜深了。良，走出按摩池
再讓我們朝上，更上，在一切光潔樓頂抖出尿柱——

沿弧線折返一九九七，最後的政治遊行
貸款買下蜃樓
信步走向飛地。用自身的不在證明

所有未來都已來過，已不屬於你。

直到三十年後一陣警棍將我痛打
帶著受辱者的倦意
讓一個一九九七，在另一個身上流轉、閃光
在「新世紀」樓頂
靜靜撕透
他背包裡的《未來史 1》、《未來史 2》、《未來史 3》

而過去，我們太久沒有確認，以致有充分理由猜想
光明的未來
「就是掩蓋舊的，並創造新的……」

是的，良。黑暗。

# 超上海

——這是一個昏昏欲墜的過去

深度虛構的人民可能突然立體起來
東亞的腦皮層上
發燙的金融區靜靜產卵：
石牆、粉塵、一些粗劣麵館、中央電視與賽博格電影
贗品般六月的光奪窗而入
午後的大雨，增加了歷史分歧的維度

2019 我與劉在半島酒店碰頭
劉，一如既往，並未出現。像一個殘次的幽靈

思緒清晰，但呈像模糊……

擴增實境、浮空投影、行動支付。各種奇觀驅使我們
閉眼走向祖輩的外灘，在麻將館與
二胡聲中
尋求對抒情時代最後的誤解

從 2019 到 2019。沒有一次我真正
想起過去。出租車師傅低語：「对美贸易战
我看还要再打十年以上」
烈日一片漆黑
我變得更盲，也許，更不確定

——又一座新上海懸浮於上海上空！
往東，往電視塔。往北
工人體育場、「冰雪大世界」。一千個線上賭場同時刷牌

一萬尾外送的機械魚
同時故障
劉似笑非笑，像那唯一不願透露結局的人

「明日我們都將更容易
讓兒孫
從擦亮的空氣中看見未來的財政部門。」劉不明白
時間，這全新的信貸業務
正迫使另一代人在黑暗中屈膝、倒下

成為地鐵清潔員、文創區保安、無政府主義者
或無人工廠巨大機械臂
確保未來和
未來間的包裝，嚴格遵循明亮清晰的標示……

劉不再回覆。2019 在超上海
一組 5G 訊號
暮空中，劃破了自己生命中的萬里無雲感

我知道他將是最後被傾倒在江面的人。顱骨碎裂
永遠改變了記憶的環
並一一被回收至黑色塑膠袋裡

劉。

2019，要理解現實僅屬
一次性的超現實
此後我們身體、心靈和家族史將異常柔軟
讓孫輩在彩繪飛機上，滑 iPhone，等傳到前頭的好消息——

四面八方都是陰沉、明亮而非物質的蛹。
而那曾在強光中破產的祖輩背著我
陌生的方言對我說
「劉，你從外幣到房產金融的知識都不夠」

2019。這是一個昏昏欲墜的過去，但它仍然是過去。

也毫無疑問是未來。

# 天龍三溫暖

幾名男子蹲伏，凝視水光
另一些直面水柱
衝擊下體
一個進了蒸氣室，在清白的黑暗中越走越深

但有一個終點，他們的純潔會消失
會不再深刻
會全然專注於期貨、地產、選舉與女人

含鐳的泉水在體內輕輕放射。

而我，像一個全身只剩靜脈的人
適應了冷水和平靜，模糊的毛髮移向地漏
糾纏，消散
在更深邃明淨的空間裡

這既視感，由一群似曾相識者的體熱構成
一輕聲招攬油壓的短裙女子
一等待刷背
手臂刺貓的大佬，一處於風格晚期的作家……

一切為我描述的，終將與我為敵
我起身淋浴
透明，像一篇赤裸、過於人性的散文
在鏡中顯出明顯破綻

而真正的敵人總是單方面到來

鏡子前
輕聲說些什麼

又在更加純粹的氤氳中離開

# 小南門

今天是冬天裡的一個春天
把花送給別人
不算是失去

考完試的夜校門口
一對四十來歲中年男女
轉角進了賓館

今夜，冬夜
抱在一起
如果上帝說愛你們，那就是預備把門關上
像父母要孩子早點睡覺一樣

機車棚的小流浪狗，長得多好看
沒活明白呢，脖子就軟了……

把你早懂了但沒敢說的傻話說出來吧
今夜是冬夜裡最後一個春夜
今夜
特別特別卑微

# 早春

形式感消逝的早春，我的工作只是收縮動詞
放鬆名詞：雁鴨、濕地、晨跑者……給一種表面的事物
施以深度，帶點輕微不快
加快腳程
隨著主觀性一一熄滅，我的太陽不過是
一個初階消防員的假想敵。但在早春

我還值得擁有什麼，一棵未完全發育的樟樹
一只凍死的泥蜂
或一次文學的體驗之旅？走遠一些吧，我的天賦
雖然所剩不多，它在光線中熹微、暗翳
搏動著
像汗珠亮著喉嚨的陰天，我的前面已沒有光
但不是光，是我一生跌入過的污泥
有我的人形

# 天昏地暗

我本來沒想做什麼。我一皺眉
已靜靜來到遠方，我一笑
開了一家店，我休息了一下
兒女成群

我讀完一本書，餘生就少個敵人
我亮燈
熄燈，我已死去七天

我慢條斯理，我爬進火裡
我在怕鬼的孩子走近時，大喝一聲

我溫柔，我狂野
我光著膀子
像一只奶狗抱住你後腿

一生一次
你無從防備